

李明宇 周 焱

著

坚守

一部真正震撼人灵魂的作品

两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守候……



坚守

李明宇 周焱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坚守/李明宇, 周焱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1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96 - 4

I. ①坚… II. ①李…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96926 号

坚守

作者: 李明宇, 周焱

责任编辑: 秦悦

监制: 刘志刚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策划公司: 北京尚世金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睿特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22.2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96 - 4

定价: 3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坚守

目录
contents

上部

小院里的老兵们

- 第一章 / 005
- 第二章 / 015
- 第三章 / 028
- 第四章 / 042
- 第五章 / 055
- 第六章 / 065
- 第七章 / 087
- 第八章 / 098
- 第九章 / 113
- 第十章 / 124
- 第十一章 / 138

下部

那些曾经的往事

第一章 / 157

第二章 / 169

第三章 / 181

第四章 / 193

第五章 / 205

第六章 / 220

第七章 / 242

第八章 / 253

第九章 / 269

第十章 / 296

第十一章 / 309

第十二章 / 314

第十三章 / 323

尾声

坚守

上部

小院里的老兵们

二十一世纪初

有些人注定被遗忘
有些人注定不能忘

1

啪——

一声脆响。

是枪声吗？

在黑夜中，一个身材颀长的身影迅捷地从杂草丛中趟过，身前身后是晃得如灯炬般肆无忌惮的一道道白光，寒得像匕首，恨不能刀刀切在人的身上。那身影尽管敏捷，却仍然不敌，一溜烟地钻进薹草丛中，身后是一连串紧密扫射子弹的突突声……

突然，警报尖鸣，敌人的堡垒处喊嘶声一片，随即，砰的一声，一团火光冲天而腾，绚烂、缤纷，好大一团火红的花火，映红天边……

啪的一声，堡垒被炸开了花，然后是一条条奇怪的手臂和大

腿四散着向外发射出去，带着被烤焦的肉味……

这是一个梦，真实，却遥远。

梦里那个身影，颇长的身影，如刀刻在心间，这辈子是忘不了了罢！

雷声大一头的汗水，他顾不得擦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顺手从桌子上撸过一个茶缸子，也不管有水没水，咕咚咕咚地灌了个满怀。似乎终于填饱了哆里哆嗦的心脏和紧连着心脏的胃，他这才用大手一撸满是汗珠子的大脸，咣当一声再次躺倒在自己那张冰寒的单人床上。

雷声大纳闷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了。几十年都过去了，很多事情都成了那种叫做云烟的东西了，怎么这个梦倒像是秋后算账似的，接连着好几天来频繁造访。他铁定是睡不着了，睡不着就睡不着吧，瞪着两个大眼珠子一望望到了天花板的内里，有钢筋混凝土、有钉子还有大木头横梁子……这么想着，雷声大倒不觉得哆嗦了，他摸索着坐了起来，搭了件衣裳走了出去。

院子里的月光挺好，踩着小石子路的感觉让他颇为受用，似乎就走在了自己最熟悉不过的乡间小道上，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是那么的舒服。

隔壁的房间里还亮着微黄的灯，窗里的女人仍在用心地踩着织布机，吭哧吭哧，这声音在夜里听起来倒也不难听呢。

雷声大看着那剪影，竟看出了神。多少个夜晚，那女人就这样坐在固定的位置上，做着固定的动作，吭哧吭哧……他想起了多年前见她的样子，她还戴着洗得发白的绿军帽，她还虎着一张嫩嫩的漂亮的小脸，她还故作严肃地说道：“报告！18军战地卫生员孙红梅前来报到！”

孙红梅，孙红梅！一个只属于那个年代的美丽的名字。一个只属于她的漂亮的年轻的笑脸。

雷声大最近比较烦，一是老做那个梦，一梦就能把自己惊醒，这个年龄段的人尤其觉轻，醒了就很难再入睡，便只能披着件衣服来回地走，倒像个执勤兵了，挨屋探班。再有一个，就是给孙红梅找个保姆。话说回来，保姆这个事还不能跟孙红梅说透了，依孙红梅的脾气漫说是找保姆，就说是给她找个说话的伴儿她都不干，她这辈子刚强惯了，只她照顾别人，什么时候别人照顾过她。

但眼下这情况，只雷声大知道，其实孙红梅的日子剩得已经差不多了，她必须有个伴儿，必须身边得有个女人照着。但这女人不能老了，老了，心思不敏捷，突发个事件也照顾不好；也不能太年轻，年轻了瞒不过孙红梅去，准准的得问为啥给我找人？是不是我出啥事了？

雷声大太明白孙红梅的脾气，那样的话，他们的小院非被炸飞了不可。孙红梅那脾气点火就着，一着就能烧半拉月。这半拉月还不得把雷声大给逼疯了？

雷声大晃着自己两片大脚丫子，啪啪地走，他不打算告诉任何一个人他要干吗去，就连大山子来他也不说。

大山子是他的勤务兵，在他眼里，大山子到八十了也还是生瓜蛋子，很多事情他是做不得商量的，越商量越乱。大清早的，大山子进了院，忙活完该忙活的，雷声大就踱出了院，手里抓了把花生，一边嚼着一边朝城里走去。

雷声大原想到市场去一趟，他想给大郭买个围裙，每天做饭的围裙早就油黑了，也就“大锅”那脏老头子不想干净才扎着在院子里晃来晃去见天地给他添堵，他一见那围裙就来气，一来气

就忍不住骂：“奶奶个熊，你就不能扯块布围上？老子再见你这样就让你写检查！”检查倒是没让他写，可第二天大郭真就在孙红梅那儿扯了五尺布，把自己的腰五花大绑了好几圈，像缠着绑带似地就进了厨房上了灶台，那天，大郭围裙是围上了，菜却炒糊了，他说自己去拿瓶瓶罐罐的佐料时围裙开了花了，把他撂倒了，腿上摔出老大个包。

雷声大气得又骂了他，大郭一声没敢吭，愣是在灶台那儿罚了半天站。

雷声大气是气得够呛，但他到底还是有胸怀的人，他气哼哼地踱出院子，准备切实地给大郭解决一个围裙。这围裙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围裙，而是代表了一个概念性的意识问题：当兵的就得有素质，围裙就是围裙，不可以是一个五尺长的白布就能替代的！这是钉子和钉子的问题，不是钉子和螺丝扣的问题。雷声大绝对不能忽略这样的问题。

雷声大就这样来了市场，他看中了一块军绿色的围裙，这围裙色儿正，满市场也就一份，他打算把他买下来，问了价钱，8块钱，他一听，不干了，说一个围裙也就5块钱，你凭啥要8块。老板急了，说5块的那料是这料吗？5块的那是缩水的，咱这用两年都不带缩水的，你放心使着看吧！雷声大一听这话更不干了，说凭啥5块钱的就缩水？那我们那时候一毛钱的布料够使一辈子的，扯个两米五做件大褂子，一穿穿一辈子，凭啥现在5块钱的就缩水？凭啥？老板一看说不通，连卖都不想卖了，说你老还是别家看看去吧，别家有5块的你别买我这8块的，8块的贵，5块的便宜，买5块的去吧！雷声大啪的一拍桌子，骂道：“奶奶个熊！老子非买你这的，就5块，多一分都不行！”老板也急了，喊道：“买不起就别买！你个老棒碎，我就不卖你！”俩人就这么着为了个围裙掐起来了。

雷声大是什么人物？他撸胳膊挽袖子就要给那老板上思想政治教育课。

他说：“你个龟儿子，老子杀敌人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，要

没有老子你能有今天？老子今天就替你老子教训教训你！叫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尊老爱幼！”

雷声大抓起个围裙就砸了过去，可那围裙轻飘飘的，像搂着哥们似的就搭在了那老板的肩膀头上。那老板急了眼了，上来就要揍雷声大，却被一只大手一把揪住了，老板只觉得自己的虎口快涨裂了血管般难受，他啊啊地大叫了起来，那大手啪的一松，老板这就哗啦一声一踉跄，满桌子的围裙都倒在了地上。雷声大来不及管那老板，一眼看到军绿色的围裙掉到了地上，急忙弯腰把它拣了起来，爱惜地用手掸掸上面的土，心疼地直哎呀。

老板缩了手，看看那人。那人五官周正，浓眉大眼，鼻直口正，穿一身干净的平常衣服。老板看不出对方的底细，便乍着胆子喊道：“你们干啥？凭啥欺负人？那老头子……”

“兄弟！老头子不是你叫的！记住！你家里也有老的，你早晚也得成老的，嘴里要积德！”那人说着话，把8块钱拍到他面前，狠狠地盯了他一眼，转身去拉雷声大的胳膊，“老首长，咱家去！”

雷声大不依不饶地：“你咋给他8块钱？他不值！”

那人笑哈哈地拽着他就走，边走边在他耳边叨咕：“你这么大一首长，为这不让人笑话？走走走，我请你喝酒去！”

雷声大还想着要教训教训这老板，却禁不住那人连拖带拽，俩人拉拉搯搯地走了。

老板憋屈得不行，把那8块钱往钱盒子里一扔，“倒霉！”

旁边一个人却是眼尖，道：“我咋瞅那人忒眼熟呢？”

另一人接口道：“我也瞅着是呢？昨儿我看新闻来着……哎呀，想起来了，他不是咱市长周波吗？”

“啊呀？妈呀！”老板大眼珠子一下突得老高，呆愣愣地，再也没回过神来。

周波今天原想着亲自下厨给自己的宝贝女儿做早餐，女儿周小好刚大学毕业没几天，正赖在家里跟她妈起腻。她说自己23岁了，爹妈就没一天好好地照顾过她，从记事起，老爹不是开会就是出差，早上天不亮人就走了，晚上睡醒了来回觉了也不见老爹回，就妈还能好些，除了夜里医院当班，其他日子好歹还能朝个面，周小好说到委屈处，竟也就挤出好几滴眼泪来，说：“你们看看，说是我这挺好，有个当市长的爸爸，有个当院长的妈妈，可你们自己说，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跟孤儿有什么区别吧？你们说吧！”院长妈妈搂过周小好，“对对对，我女儿说的对，我们亏了你了！今天你爸给你买菜去，亲自下厨给你做饭，将功补过吧，行吗？”周小好嘴一撇，“二十年的事儿，一天能换得回来？”妈又说了，“那你想怎么着？合着我们这当爹当妈的还得给你鞠躬行大礼赔罪？”

周小好：“那倒不用！”说到这，周小好想了想，把挤下来的那两滴眼泪用力地擦了擦，故意还就不擦对正地方，那眼泪还在脸上挂着呢。周小好凑着妈妈往身边靠了靠，“你们要真觉得对不住我，叫我爸给我跟他那些战友说说，我们同学哪个没好工作？就我……”周小好话说到这就不往下说了，她跟某些成熟的社会人学了一招——话说一半留一半，这才叫欲说还休、欲擒故纵，更有杀伤力。

“这事，”妈妈王娟顿了顿，犹豫了一下，道：“等你爸回来！”

周小好嘴角一咧，“就知道是这样！你这辈子尽听我爸的，没一回当家作主的！我就不信，你说东了我爸偏说西！”

妈妈笑了，拍了拍她的小脸，只说了四个字：“挑拨离

间！”

周小好笑了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奖励没？”

“奖励你一会儿洗碗！”

周小好：“啊？天啊！我要你买白金项链贿赂我！”

母女俩正闹到这儿的时候，周波带着雷声大进了屋。雷声大一见王娟就咋呼了起来，他吼着叫道：“王娟，王娟，你管管你家周波，太不像话太不像话，是家里钱多烧的慌还是咋的？5块钱的东西他给人8块，有这么过日子的吗？你管管他！”

王娟笑了，看了一眼周波，发现他手上空空的，别说菜，就连菜叶都没见一根。王娟没声响地瞪了他一眼，却还是笑呵呵地迎上了雷声大的话茬，“可不，他这毛病没一辈子也有半辈子了，我管他，老首长别生气。快，坐！”

雷声大大刺刺地往客厅一坐，也不管地板不地板，穿着绿胶鞋，鞋底带着土，啪啪地两溜大鞋印子，咣当一声坐到了屋子中央。“渴死我了！水！”雷声大没容王娟客套，见桌子上有一储水的印着花的漂亮玻璃瓶子，端起来仰脖子就胡噜灌进了肚子。站门边的周小好一见可不乐意了，不由得小嘴又是一撇，满眼的不舒服。可老爹周波却高兴得了不得，也一屁股坐了过去，大手一挥，道：“娟，弄俩菜去，我和老首长今儿喝两盅，好容易碰上了！哈哈！”

王娟心说你这家伙，叫你出去买菜，你一根菜苗都没弄回来，现在让我做菜我拿你做去？但嘴上愣没漏出来，笑着说：“行，我这就弄！你们俩唠着，马上就好！小好，过来，陪妈择菜去！”

周小好应了一声，不情不愿地正要过去，却被雷声大的大嗓门给拦了一下。

“这是丫头吧？长这么大了？”

“是！”周波笑哈哈地应道：“可不，一晃20多年了，瞧瞧，我这也满头白头发了！不是岁月催人老啊，是女儿催咱老！哈

哈！小好，叫雷首长！”

“嗨，叫啥首长，叫大爷！雷大爷！雷大爷亲切！”雷声大吼着大嗓门哈哈笑道。

周小好硬挤出点笑模样，低了八个音调，叫了声：“雷大爷好！”

“哎，好好！”雷声大应了声，立马又把一条腿盘了起来，鞋底上的土粘了自己一膝盖腿，他似乎瞧见了，大手象征性地拍了拍，转过身去又跟周波亲热地聊了起来，“这丫头好，大学了吧？”

“是，刚毕业！这不回家了……”周波饶有兴致地回着话。

周小好几步走进厨房，拉着她妈就开始数落上了，“妈，这人谁呀？你看他那样？我爸没事吧？怎么净往家招这主儿？烦死了！”

王娟正从冰箱里往外拿东西，几盒鱼罐头，一小袋冻排骨，两袋速冻水饺。这哪行？王娟嘴里叨咕着，这压根儿不够做顿饭的。王娟把兜里钱翻了翻，掏出几张票子塞给周小好，“好儿，去趟楼下超市，买菜回来，每样都买点啊！对了，再买两瓶酒，要二锅头，52度的，他俩就好这个！快去！”

周小好还想再磨叽两句，王娟却已经开始忙活上了，小排骨已经放到水盆里解冻，鱼罐头开了封。王娟嘴上催着道：“快去快去，给你15分钟，晚到一秒，白金项链就没收了！”

周小好一听，吓着了，急忙拿上钱，溜烟地跑了出去。

王娟剁着葱姜蒜，嘴里笑出了月牙，心说：这丫头，好玩着呢！

好玩的周小好万万没有想到，就是她下楼买趟菜的功夫，她老爹和雷声大就把她给定下了。

什么就把她定下了呢？这事得这么说。

雷声大不是打算来给孙红梅找个保姆吗？这事他就跟周波说了，周波当时刚从厨房里拿出了以前家里剩的半瓶二锅头，还